



•曲艺集•

接姑娘

辽宁人民出版社

接姑娘

☆

辽宁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文出字第1号

旅大日报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耗1/64·1/4印張·7,000字·印數：1—20,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10000·528 定價(5)0.04元

目 录

怕 (書帽)	(1)
接姑娘 (跑驢)	(2)
王大媽 (說唱)	(7)
送 亲 (鼓詞)	(13)

怕(书帽)

徐維成

小偷怕狗，耗子怕猫，
兔子它怕老鹰叨。
战争贩子怕和平，
特务怕人民警惕高。
资本家就怕漫剥削，
地主恶霸怕管的牢。
走道怕迷路，
站岗怕睡觉，
武器怕生锈，
弹药怕受潮。
老头就怕揪胡子，
老太太走路怕摔跤。
看电影怕停电，

卖冰棍的怕开水浇。
说书的就怕嗓子哑，
歌舞能手怕闪腰。
打扑克就怕入了迷，
找对象就怕一个劲挑。
工作时怕思想不集中，
当干部的怕官僚。
不会就怕不虚心，
学习当中怕骄傲。
有缺点就怕不改正，
下保证就怕放空炮。

接姑娘(跑驢)

勾术德

- 人物：男：扮农民 五十多岁。
女：扮工人家属 二十三岁。
男：张老汉我进城来要往回转。
女：毛驴上坐着哇，你的女儿张清莲。
男：爹爹我接你回咱们杏山镇。

女：离了我們厂子的住宅我把娘家还。

男：路过城里到了南門外。

女：趟水过了这小凌河，又到了南山。

男：鞭子打在驢身上，（打驢，蹣跚）

女：毛驢一楞，四蹄紧跑，坑坑顛顛，跑的一溜烟。

男：我在后面赶上几步。

女：我在驢的身上四下観。

男：我这越跑越攢越高兴。

女：我这越瞅越看越喜欢。

男：（白）吁——，小心点別摔了。

女：远望青苗綠毡一片，

近看夏景綠水青山。

各个的河上都把桥梁来架，

地里都有那水井、水庫灌水澆田。

男：你看那边来了汽車一輛，

明个你回去坐汽車走哇，方便，穩当，省工又省錢。

女：清蓮我正然抬头看，（汽車鳴驢飞跑）

汽車一叫毛驢要的欢。（板乐大过门）

男：（白）吁——吁——……（牵住）

这个小毛驢膘肥脾气犟，

要起欢来就没有个完。

我紧紧薅住驢儿的龙头嘴儿，（驢挣扎男摔倒）

（白）哎呀！

龙头嘴我沒拉住闹了个四腿朝天。

（白）吁——吁——……（起来追驢）

小毛驢在前面跑的紧，

我在后面追呀追呀追的我一溜烟。

驢儿跑到那七里台北边的河边上，（驢跃）

（惊叫）哎呀！

毛驢陷进了烂泥的小河边。（动作）

（白）驾驾驾……

女：我在毛驢身上吓了一身冷汗，

沒坐汽车，骑着这个小毛驢儿真是冤哪。

小毛驢儿掉在泥里我崩了一身稀泥水，

我要知道这个（指驢）孽障啊，我不把新衣裳

穿。

男：张老汉我急出汗把衣裳透，

左拉右推急的直打转转。

（白）驾驾驾……（过门，掀起，父女高兴）

(同白)驢起来了。

女：(白)陷的还不淺呢。

男：(白)可不是嗎。

小鞭子一晃又把路赶，

女：到了七里台看見了墩台山。

男：往东一瞅山水一片，

女：大海緊接着咱杏山这米粮川。

我半年沒回家來呀，咱杏山變了樣，

(數板)青青綠毡一大片，水井水庫連成了串，

墩台山上打石头，禿山遍野花花的，

綠綠的，挺好的，整齐的，搖搖的，

摆擺的，大小樹林子一片又一片。

男：這個禿山荒野都綠化，

那個大小河流也得聽使喚。

那個百鳥齊鳴，青蛙它“龜兒呱兒呱兒”地叫，

修水庫打水井實現水利化在咱們杏山鄉，

今年這深翻二尺、火燒快糞、精选良種、全部

密植，打破了常規都種的是高產田。

女：咱們這杏山鄉人人精神愉快，

搞生產的勁頭熱火朝天。

男：咱們这杏山人人精神飽滿，
要叫土地翻身日夜苦战了一百天。
春耕結束，夏鋤追肥都加勁的干，
还要把建厂的任务完。
人人的思想啊大跃进，
劳动歌声遍野滿山。
杏山乡的街里还建立了文化站，
俱乐部、运动場、歌咏队、图书馆，文化娱乐样
样全。
最近咱这又把公社成立，
男女社員都是欢欢喜喜鑼鼓喧天。
大家立志多加把勁，
要實現电气化在咱們杏山。
人們生产都好好的干哪，
幸福的，美滿的，快乐无边的理想生活在眼
前。

女：半年的光景一切大变，
新的面貌不象从前，
杏山要变成了天堂一样，
真成了理想的幸福大乐园。

合：那全靠大家加足勁干，
人力勝天，改造自然。
吃苦流汗，勤儉辦社，
共產主義就要實現。
爷倆說說嘩嘩來到了杏山鎮，
回到西山歸了家園。
張清蓮回到家裏心高興，
一見情景又另打算盤。
人人煉鋼深翻地，
不分老少和女男。
無心來把娘家住，
騎上毛驥回城關。
參加街道托兒所，
歡欢喜喜把娃娃看。

王大媽（說唱）

農民 李日新

自从宣傳總路線，
人民干勁冲破天。

老头儿听了捋胡乐，
小伙子听了龙虎般。
妇女們听了干勁大，
老太太听了要赶青年。
別的老太太咱先不表，
表一表辽宁地区新宾县。
旺清門乡跃进社，
七小队有位飼养員。
薛桂卿本是她的学号，
人把她王大媽来称喚。
王大媽长的不很胖，
勤劳动鍛炼得体格康健。
王大媽关心別人胜过自己，
社里的事情时刻挂心間。
为看牲口整夜不睡覺，
眼熬紅，嘴干渴无有怨言。
她常說：“合作社本是大伙家业，
众人捧柴有高火焰。”
她常常拿今天比过去，
过去吃糠咽菜度日艰。

今天吃的是白面和大米，
这全是毛主席共产党救活了咱。
王大媽想到这里干勁更大，
下决心侍弄羊膘滿个圓。
她时时注意羊的习性，
饲养羊賽过慈母爱儿男。
她給羊羔起了名字，
叫“花头”，“小黑臉”便不上前。
抱“花脖”，“大花肚”紧跟在后边，
大山羊圍着大媽直打轉轉。
每天在放羊前先看风向，
怕吃了迎风草受风寒。
刮南风把羊群赶到坡北，
刮北风把羊群引到坡南。
又怕羊吃了霜露草，
太阳出霜露干才赶羊上山。
这一天正月二十七，
大雪紛飞落滿山。
雪卷风走风旋雪，
雪落羊身羊雪辨別难。

眨眼間圈里积雪足有二尺，
偏赶上大花脖又把小羊添。
給它鋪稻草垫“稳子”全不頂用，
冻的大羊小羊打颤颤。
王大媽脫棉衣忙把羊裹，
又取来棉被子为羊遮风寒。
王大媽本想是諸事順妥，
沒曾想大羊生病奶头干。
小羊餓的咪咪叫，
叫的大媽心里发酸。
本想抱回家里去，
怕的是老头子嫌麻烦。
王大媽瞅着小羊心里盘算，
若是餓死了怎么办？
一撮羊毛也是社里財产，
羊死了怎能算是飼养員。
王大媽忙弯腰把羊抱起，
解开衣襟放在胸前，
三步两步忙往屋里走，
老头坐在炕上正抽烟。

大媽剛想把羊羔放在炕上，
老头子撅嘴鼓腮眼瞪溜圓：
“更深夜靜你不睡覺，
你到底賺社的多少銀子錢！
你常說羊群是大伙的家業，
依我說死了仨個有何干。
放安靜的日子你不願過，
你乐意你就和羊一块去安眠。”
老头越說氣越往上撞，
滿口白沫挂在嘴邊。
老头氣的呼呼直喘，
大媽手托小羊笑面開言：
“老头子你別火來先別氣，
毛茸茸小羊羔你細觀看。
小羊羔若是你的私有財富，
保管你吵吵嚷嚷沒個完。
社里的財產你不愛護，
怎能够對得起眾位社員。
馮支書告訴咱要講集體主義，
你這個偏心眼实在太偏。”

王大媽說着話含笑向前迈，
把羊羔递到那老头子面前。
他老伴剛要伸手来接，
嗖的一下小羊羔跳在胸前。
軟嘟嘟毛茸茸羊羔可爱，
摸着那小羊羔心腸发了軟。
老两口面对面的噗哧一笑，
叫老头快把炕头讓出一面。
再拿出那毛毡把羊来盖，
叫小羊睡一覺来暖一暖。
王大媽返身又往西屋进，
叫声：“儿媳妇佟淑兰。
起来吧，你起来吧，
剛生下的小羊沒有奶餐。
先借你的奶把小羊喂，
赶明儿个給鎖柱买二斤餅干。”
她儿媳妇的奶还不够用，
她又找来了劳模崔玉环。
王大媽处处为的是大伙，
人人夸奖她是愛社模范。

为的是走社会主义人人富裕，
为的是把穷山沟变为乐园。
給社里創造的財富真不少，
王大媽的美名到处傳。

送 亲(鼓詞)

王 貴 春

六九头上迎新春，
成立公社气象新，
秋天搞好深翻地，
各种粪肥上万斤。
昼夜苦干备耕紧，
男女老少笑吟吟。
社員都在大跃进，
有一件新鲜事到处傳聞。
东庄有个李老汉，
名字就叫李万春。
家庭共有人三口，
老两口領个姑娘叫淑芬。

合作化的日子过得好，
沒有一处不称心。
單說今年丰收后，
老人家整天喜在心。
老汉要給女儿去送亲，
东一趨来西一趨，
去請远朋和近亲。
人家都忙大跃进，
請了不少可沒来几个人。
来的只有她娘舅，
还有她表妹刘玉坤。
剩下就是大大小小表兄弟，
七姑八姨鬧紛紛。
老汉忙的团团轉，
糖果花茶买几斤。
李老汉乐的合不上嘴，
眉眼齐笑喜在心：
“我老汉活了五十六，
真沒想到有如今。
自从生产大跃进，